

见

L. L.(美国)

这是一个关于表达意见的故事。

我住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里。最近，我们选举了市长，一名本地的工人阶级当选。他任命了一位新警察局长。这位警察局长也是一名当地的工人阶级，非常务实（真诚，不虚伪）。

几个星期前他在我们的社区会议上发言。我很喜欢他的讲话。讲话展现出他的智慧，热情，以及对对我们城市的热爱。然而，他提到的几件事让我不快。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家庭暴力的女性受害者会（继续）与对她们施暴的人生活在一起，为什么那些受到性侵害的年轻女性会出去喝酒，会带着她们不认识的男人回家。

我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，想约时间与他谈一谈。我很惊讶居然能预约到在下一周与他会面。幸运的是，在那之前我可以参加一个 RC 研习班，可以围绕我的胆量和我想要说什么做些宣泄。（作为一名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信仰天主教的女性，我经常想要大声表达心声却未曾付诸过行动。）

我准备围绕“责备受害者”这一话题来讲。这个词是 20 世纪 70 年代由一位叫威廉·瑞安的社会学家创造的。他想要驳斥这样一种观念——一种为种族偏见和社会不公辩解的观念：美国的种族偏见的受害者之所以生活贫困是他们自己的错。犯罪活动——尤其是强奸——的受害者，也同样受到责备。这种想法认为，女性要为她们的行为——比如，如何穿着打扮——负责。

当我来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时，他表示欢迎，很好奇我想要说什么。我告诉他，我想要谈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是，我认为他的讲话中带有“责备受害者”的观念。第二件事是，我认为他是市政府中的一缕新鲜空气，我不愿意看到他不得不在媒体批评的风暴中为自己辩护。

我告诉他，如果他不理解“责备受害者”那个概念，他迟早得面对批评。我向他解释了那个概念并且指出，问题应该在伤害他人的人，而不在受害者。

我说，不是该问为什么女性会那样做，而是应该问为什么男性感到袭击或者强奸女性是理所当然的——那才是作为警察局长的他应该关注的地方。我问道，我们文化中出了什么问题致使这类犯罪在我们这个城市最为普遍。

我们很好地讨论了半个小时。我们能够互相倾听对方的讲话，他说自己是带着“完全的男性思维”长大的，要打破这种思维有时是多么难。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正努力教育他去了解女性，他很感激我过来与他谈话。我问他是否愿意观看一个名叫杰克逊·凯茨的男士的讲话，他是相关话题的主要培训者之一，还给了他相关的网址链接。

摆脱感觉自己很渺小的模式、大声说出重要的意见——成为一个积极的旁观者感觉很好。

张颖黎 译 陈平俊 校 2015.7

选自 Present Time 2015 年 1 月刊 65 页

OriginalTitle: Speaking Up

From Present Time, Jan 2015, p65

Translated by Zhang Yingli
Read by Chen Pingjun